

那部书。

昨天接到 Serruys 的信，说他把中央研究院出土的甲骨文译完了。子民打字。希望与你的魏晋古乐谱刻在研究会里。并说这真是一件好事① 但中研院甲骨文的整理有更广泛的读者。② 但甲骨文在文字上仍有新看法。③ 文字与语言打成一片。并请你对你老师的作品也一定有信心。

至於本院之印本豫言作的最后一事。希望
可以借 Serruys 一个通信研究员(以资研究)。
舊通信研究员都已死去，为 Karlgen, Bellot,
Miller 等 Serruys 所接受。那本印本豫言没有
太大的问题。请你照着进行为荷。

这本书是一部重要参考书，与本院声名
有密切关系。希望你努力进行。

齐东野语

六月三十日



Sheraton - Hong Kong Hotel

SHERATON HOTELS AND MOTOR INNS, WORLDWIDE

他们打来电话说：你的航班已订好，一切不好，让他
们航空，而飞机晚点。你稿子真美，太高了！
这是返日机社长的信，不需中译，只有文字。
房费。拿不出可往，请你考虑归宿问题。你
一向房向给他。你该准备早晚处事等。如
此再请他请一次机票未归及我们自己
也因返日，每分钟都有可能。

1973

邦彦：

我最近收到 Thomas A. Sebeok 的一封信，
日本请他七月下旬到东京大学讲学，并且诗集
会序一格。他很希望中国的大学或中央研究院
史语所可以请他讲学。^{飞来} (他与 Current Trends
& Linguistics 的主编，跟过之任继愈和钱穆都是好
朋友。但有信给景良兄，或希望你了但任
师级负责与他通信。

1985.7

他的行将上。3月 1927 Chicago Magazine
的一篇文章 (Sapir 写的)，可供参考。

方竹
N + D.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Moore Hall 569 • 1890 East-West Road
Honolulu, Hawaii 96822

邦義成之：

最近我接到李光道一封信。他说今年
李濟之安葬的事。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安葬。個人追
憶。他想要來台廝參于他父親安葬的事。你有此事
应当如何進行。據說先生一生在中央研究院工作。
院內有何舉動。光道來台的事。如何向多向他追憶。
你有何意見？

尹方成敬

二月十七日

郭嘉信之二

事已放走，你已去西安革职，我只好等你的回音。你替我筹了三策，甚为感激。你的一策，最省事，但是以我与肖邦的鱼十多年的朋友之情，及支读与林伯渠你往小处一想的情形，似乎不能不放走，代他一向当局的意见。我想向向小稿有无消息，而是因为支读已停多时，何时返沪？

第二善事何办？第二何时下葬？支读可往何处？
我对此事也一无所知！我要等你时日再进行下一步。给院方写信是一个办法。我当生出名堂。但洋与梁公不熟。此人良气很重！

何次安有信来，说他已落选！你得日本消息？
何大老是先有候？

现在给钱一枝长篇文章。稿尚甚纯，不知可印否？

方舟

三月七日

那事所起。

收到声调批评的文章，这是一种方法。被逼用到的程度，你来说。大若未妙细看。仍未再讨论。

近两个月编辑院最高纪念论文。大约年纪太大了，思想都不易集中，写得很慢。最近写完。抄好以备上请修改。这不光是气话，或时有感觉是改不通的地方。

我还要继续写文章。把我在中國讀書的資料，整理出。中國讀文登了我們兩讀“聲韻古今的問題”。其中有些个问题还要仔细地写下来。此读之件和反章就是其中之一“清角古音”。

“民族语文”也有我一篇阅读。後刻而行。敬请指正。始主人对修书十分感興趣。有破音及多音古音。

今些时我将许倬雲去了一封信，因寄之下并及支票。到台北的事。承他立即与華南关接頭。他既应当请荪彦士接头，多是也不甚乐观。我现先打草稿寄去一信，同时请转达我修表送你的信。两信宜即抄呈上一观。29日

此致

方桂

四月十日

大前進女戰士：向光輝任中將何亮清
流盡鐵心來。細閱佳音，不勝推進。近得李
清之子李光遠來信，欣悉為其父前次
下鄉事，想你本年事必從自游覽。寄
此在唐史清言所寫作。近十日主持考
古研究，立下許多基礎。並創立此書，十日考
古小集。著手。欲有入門，非少客行。為此一舉。
清：吾生平讀所作，以留代理中央研究所清
職務。先請為其次下鄉事。中將之子基的清
事，請示。向不允許奉公。甚為之急。有
六十日，即回。甚為之急。故
故以此事付于。你何時去。請示。一切
感歎。是此清。
此安！

李光輝上
二月廿六

郵局開立

我們現在正被逼，一切書籍，論述都已運往加州。Gil-mattis(吉爾麥士)他要我的“中國上古音母商討(1970)，及“上古音母商討(1976)。”許多時候把你所寄送他，我即刻打回郵局還給你。

比如 - 在 Origi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 寫手的 A brief history 一文，也請你轉寄 Gil-mattis! 多謝。但故備甚為你的文章之口語文。

方飛

四月 20

郵局 我是：

他們說在 Lourte 是小富生產，我的狀況是
幾天了。自从離開台北後度量已好四個月了。換電板後。
四月中返 London。不想再旅行了，欧洲行也許打停，
旅費太貴了！

你太太身體還恢復否？至念。希望好好保養！

你近日還不調查編集也還好嗎？海南的資料
整理的如何了？

(7-9世紀)

近來很想把你所有古代城文的碑文資料收集成
一小冊，以便研究的人方便。自己斷完文章的資料
(Bibliography)碑文(篆文)及序寫字。不加翻譯。或加一
字的引得。不知是否可行。

11月是 Xmas Eve, 以此為祝
新年好

手稿

十二月廿三日

一時托代理人達甫買的書，買到了沒有？

那樣找元。收到來信及研究計劃甚感其意。請你早回。我這解除了甚多煩惱。前有老友信，不知近況。希望你如期回步其門。此中事，人本來沒有說。但又以爲你有種種理由的。當橫林的後人有調查機會，請你將來告訴我。我制寫幾幅，人本來不願而言。此之謂枉費。人本來沒有說。但又以爲你有種種理由的。當橫林的後人有調查機會，請你將來告訴我。我制寫幾幅，人本來不願而言。此之謂枉費。

His Favorite

3326 Oahu Ave.
Honolulu, Hawaii 96822

郭象成之

你車子像你漢色及改而易用的會文
甚是感激。這是一篇“鴻臚詩序”一七言研究之二
你足清妙雅。

我給傅懋勳去了一信也附上。他那封
還成五代漢字美州江人語言。有些是不可為人所曉了
解。我一生愛師友的錢公，因此也不敢刪改
我的信。同好。

郭象成

2月2日

1984

His Favorite

3326 Oahu Ave.
Honolulu, Hawaii 96822

極勵我說：你來了，就盡一切。我字裏外紅人語言的生涯可以回憶一下，你會多些。一九二四年美國 Michigan 大學。序書為即第四屆國研院中國境內的語言。但當時美國沒有研究東洋語言的人，也很少有語言學系的大字 (Chicago 大字是例外)，可是我們得以自由學習。學習的方法有二。①跟着最有名的人學，而且學習他的研究心得。②研究印歐語言學的基本知識，原理，方法等。因為當時的語言學主要是印歐語言學。一九二六年大學畢業，已經對日耳曼語言學，英文語言有基本研究，個人也傳播到世纪語文，英文，以及拉丁文的文學。畢業後回國到及加拿大研習印歐語言。那時的大師是 Carl Darling Buck，他主要研究的是拉丁音韻的方言。因此我就跟他学习比較拉丁希臘文法，也跟他學習古代印歐語言，如古代波斯文 Old Persian, Avestan; 古代保加利亞文 Old Bulgarian, 古薩摩尼亞文 Lithuanian 等。英文是跟 W. E. Clark 學的。他後來作了哈佛英文系主任。又在倫敦大學學了些弋特西爾語文及北部語文古英文 (Gothic), 水島文 Icelandic, 老挪威文 Old Norse 等。又跟 L. Bloomfield 學古日耳曼語的音韻，文字，文法等。這種學習都是從書本上得來的。我的另一目標是想記錄及研究一些沒有文字的語言。那時只有美印紅人語言研究 (在人美學系)。Edward Sapir 是當時最有名望的人，研究克羅地亞人 Athabaskan 語言。我就跟他學習記錄的方法，分析音韻等。一九二七年寫成一篇碩士論文 *A Study of Salish Verb-Systems* (Athabaskan 語言之一)，並到加州北部調查。一九二八年寫完了一篇博士論文 *Maidu, An Athabaskan Language*。後來又在加拿大北部研究“奇彼族” Chipewyan 族，Athabaskan 語言。這裏又在加拿大北部研究“奇彼族” Chipewyan 族，寫成幾篇文章，關於他的音韻，文法，詞彙，及故事等。現在仍是 Athabaskan 語言用家的譯者。

因為很自由。學了些七八種的東西，對我个人的語言用家的譯者。因為很自由。學了些七八種的東西，對我个人的修養，啟有幫助。現在的學生都是有所為而求學，學語言學的不下數千人，但是倫文設項目多是漢語言學，方言，文學。很少人肯學一個自己不知道的語言，因此研究美印紅人語言，不甚樂觀！

宣统癸卯年正月廿四日

方桂

31 - p

郵局註記

王公信函八月二十日收到 Honolulu, 一九三〇年

是我要離開的時候，希望你以有空的一面。我們是走到 Seattle 去，如果你也可能在那裡去 Seattle，我們
就可以在那裡會面吧。該為信函中所說的 Dagon
開會，或不能不去開會了。

你問我這兩次在史達派的工作經歷，都可以大體
說一說：一九二九年我回國，同顧旨 Sapiu 有意商討死
美國，那时我堅決要回國，Sapiu 誓向我說凡萬事皆
我得了一番 fellowship。去中國回美國都可出旅費。此外在
中國旅行也可另外給錢，每不美金 300 (合中國大洋 600)。
一年為期，並予續請。條件極優。所以 1929-30 年半
到所，但並沒有受薪水。因故因事從來沒方桂助所是不
滿意的。1930 年底仍函向麥克繼續 fellowship，那就
是當時所謂的。我在海南島調查了整個海南島，吸氣量也
研究過 (1930)。那時所者是麥克，第一組主任是陳寅恪，第二組主任
是胡適，第三組主任是李濟 (只有三組)。主要工作都是要找
些材料。第一組除考證文字外，就是整理檔案由徐中舒
先生著其事，第二組就有調查方言計畫是王其事，中國傳統音韻由羅常美先生著其事，我就想調查非漢語的
語言，並沒有計畫。我同好研究古音，跟你同國內隋文就

遂定^后的计划。先到了南国住了3个月学习考文，后来用桂在度西调查了十多个壮语方言。又调查一个西南摆夷语。除了滇语方言，台语，也参加了方言调查。更作3吴语研究。

1937 我赴美^往耶鲁大学高庄教授。那时国人到美住着名大学教授的是很稀有的事，Time 雷洁当时还写了一段新闻！那时中日同战，心中不安。而年长回国（1939）。到昆明，又同好研究孙隆方言，並指導夷语研究（写于良善）。后来又同张治到贵州调查侗语方言（沈从文依）。就在桂江，荔波等地，采访了侗语，水语，吴语，又在定善吴语（贵阳）黄平羊草语等都考察了些调查，收集了些资料。也做了些苗语资料（黑角），苗语主要是张治的功劳。

此外，同时向我是整理工作，並在耶鲁大学高庄教授。一直到春季而返国。

1946 又赴美到哈佛。那时局势已乱，到1949便有东归的打算了！

于右
九月廿日

郵局裁之：

加

三月十七日信，承悉一切。中國二
三為美好的文而斯打哥列甚利貴氣，故
此有用為國事行者。去也有討論之言；的文章
送請閱覽。

形態，你當時以為海商的，或者受外國的
影響，第一因为藝術有，公使也有。公使有 P. T.
第二 越南的更與海商很相似，故有 P. T.
之後才來的，這只是銀盾面的有 T. Klemm
詩也有美的紀念像，最近一位日本人，送過
之是廢(?)也以為上海海商有 S. L. 有些是沒有
他們有 G. L. 這向後也許要擴大！

李士英八月向東美。在上地教中文年。
也轉到 Ohio 教中文。母地有 ^他二姐主任的信。
你何时返國也？八月中旬返國，希望你好好
停。我們八月底的要到 Seattle，並到 Oregon 會
合。請示知。丁

宋方程 8月8日

那影我兒

六月六日信已收到，你去 Ohio 之信
也收到，謝謝。我是八月二十日坐船到夏威
威尼亞 Seattle 那旅行。再到 Oregon 同會。后
以為你上月底已回國，所以郵局已經
重郵費一個，跟你道謝。

Oregon 同會後即赴舊金山居住約二個月，
十一月四日由舊金山乘船到夏威尼亞 Hawaii。

我前年八月初到夏威尼亞，但不知道在那
停宿。在那租寓期間，為代辦公事的房子。

謝謝你對我的文章的意見。很多人都以為
我之詩有日本的影響，這也許是此
方近代詩的影響。但不外一定如此。因為北
印度詩歌如歌，那種印象時代，應該上溯
就設之之昔了。這也不算差！

最近寫第三篇，很久沒寫詩。第四篇要到
明年此後再寫了。

希望你早一走，多走些行程。並以告辭。

尹才松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Moore Hall 569 • 1890 East-West Road
Honolulu, Hawaii 96822

邦永茂元：

收到七月十九日的信，说你心脏有类失望。不但你如此，我自己也失望。年底由美东部回夏威夷时在 Berkeley 宣告心臟病，由救护车送到醫院住了三天，稍好即回夏威夷，心臟病又发，住醫院住了十天，现回家休养，行動仍不能太過，也只能到学校去。所幸年多天的回国是此病的急救。

首先由王庭東信說你已辞去组主任，由王榮接任。王榮他也很勇于负责，真是3豪。王淳行了以后又有王成3！

我现在任何用小力的事也行。即至要讲等事也都可以有些动手。整天在家闲坐，不觉得乏味而已。请保健康。

謹此
即此

年安

李方桂

2月23